

四朝高史酌中志

壹

14

1475

24



1432
34
門
卷

道光乙巳鵞



酌
中
志

也謹以見聞最真庶可傳
如阻孫宗伯爰立者的
海山仙館叢書

昭和十五年
十一月二日
購來

門 1 4
號 1475
卷 24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

酌中志

酌中志

自序

曩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老爺奮興
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創交結近侍官員
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
老爺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
曩臣今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又寧容以無言
也謹以見聞最真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求諸野
如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君

酌中志自序

一海山仙館叢書

父大義波及靈露飲耳許大題目其誰知之先帝在天能無恫乎言之可爲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黔枝止此未敢侈爲完書而知我罪我後世自有公論總之臣于大義在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中舊制凡內臣奏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旣已失身中涓焉敢沒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十三篇以備遺忘其纍臣本末詳自敘篇中伏惟神廟老爺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地天不交上下睽隔門名

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苑枯之集幸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托之纂言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關心性淑世道益總從國本民生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人幸主讞者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斲元氣憂未艾焉謹序憂危竝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淑媛之選廣嗣允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安神廟御簡而後定此益見神廟事事之必法祖熹廟臨御七載今上入紹丕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真

非偶然有君無臣之嘆中外如一口焉恭紀熹廟誕生
第三今上瑞徵第四纍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承
凝既不敢知內之印廠徽猷芳躅具在登記垂範豈異
人任謹序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
獄之設實懲一以警百創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死者
與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法網便終可盡殺者焉敘大
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勛業著於朝端口碑徧于
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慚憶其懿
媿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洪水

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野逆賢客氏毒機久
於醞釀首禍中於椒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於士紳
哉撫卷傷心揮毫泣下謹紀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爲
醜婦所羞繩直必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今乃見於
貂璫謹敘正監蒙難九五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
橫胡廣媚也鄙夫哉王體乾誰握印權而養亂庇奸既
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命苟存牖下追想甲乙
丙丁縉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知有何顏面對
越先帝之靈於在天敘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

西中志自序
三
衣非墮麕何以成樂向無沈灌魏廣微種毒於前崔呈
秀等肆虐于後逆賢蚩蚩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亦不
能盡知卽不過欲報已一二私讐然實自三案之先發
有人以教猱假手者也序外來線索第十一衙門雖有
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宮虛之中不止一
家貴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外則網漏吞
舟內則桃僵李代且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
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陳應祥吳有兆賈如皋侍王公
矣活口公論可盡掩耶敘各家經營第十二文書房猶

外之通政司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官
卽內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外來密帖下人焉能盡
知主人推敲在旁誰敢輕重身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
外事且耳目多弊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也
序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禎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
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序客魏始末第十四
鉤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入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
吁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繁
文則永貞元雅文輔鼎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

西中志自序
四
鎮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秉恭等日侍御前內臣
便覽刊列昭然廕升弟姪部案存焉序逆賢羽翼第十
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觚哉之嘆頗多
存羊之心堪涕序內臣職掌第十六千門萬戶漢唐麗
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
祖宗制度光明序大內規制第十七重農功者修耒耜
操爐鞴者惜鉗錘小技猶然况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
賴耶序內府板經書第十八左氏譏子臧之冠漢人珍
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序

內臣佩服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汎祭之誚
饑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異序飲食好尙
第二十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勝畢虛遼陽棄而東西之
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後人惜哉曾公銑懲羹吹齏
世俗恆情馴至於今更堪搯序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一言之善子張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序見聞瑣事
第二十二逆案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
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疎耳目難掩在
體乾欲泯其附黨之迹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人

西中志目錄 五
矣高印公利令智昏聽讒蔑理而熒熒若愚拔之前列
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在纍臣一介性命豈足于天地
之和當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致旱之枉百
世而下寧不令弔古者笑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兔
爰爰雉罹于羅若愚之謂也附纍臣自序第二十三

纍臣劉若愚私識

酌中志自序終

酌中志目錄

明宦官劉若愚撰

卷之一

憂危竝議前紀

卷之二

憂危竝議後紀

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

卷之四

恭紀今上瑞徵

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卷之八

兩朝椒難紀畧

卷之九

正監蒙難紀畧

卷之十

逆賢擅政紀畧

卷之十一

外來線索紀畧

卷之十二

合家經營紀畧

卷之十三

本章經手次第紀畧

卷之十四

客魏始末紀畧

卷之十五

逆賢羽翼紀畧

卷之十六

內臣職掌紀畧

卷之十七

大內規制紀畧

卷之十八

內板經書紀畧

卷之十九

內臣佩服紀畧

卷之二十

飲食好尚紀畧

卷之二十一

遼左棄地

卷之二十二

見聞瑣事雜記

卷之二十三

曩臣自敘畧節

卷之二十四

黑頭爰立紀畧附

酌中志目錄終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坊議前紀第一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畫像曲本靡不購及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蹤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會將閨範圖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曆乙未秋貴妃捐貲重刊蓋此書乃呂少司

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
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鑑圖說跋一篇標
曰憂危竑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爲發端乃於參
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云幸荷神
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
本攸關標名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激動聖怒朝野
震驚夫此續竑議也或史館亦不會具有全文士紳僅
傳其名實不能睹原書爲何等語也前竑議也會經戚
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爲臣下分

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
者無不魂驚髮豎愈見神廟聖度真如海嶽之藏垢納
污靡不包容者也惟閨範圖說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
進與呂無與纍臣侍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卽愀然
嘆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朋擠異已雖
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爲戈
矛角鬪之場誰作厲階至今爲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心
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
所需惟貴於明白確實纍臣世受國恩留心採聽密爲

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畹之辨寃續言並曠生光之
續憂危竝議冠之篇首以備主持國是留心史乘者採
焉

鄭戚畹辨寃續言序畧聖主建極明倫敦仁洽愛日召
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夕膝下課業程學耳提面命
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至愛超越千古握管諸臣方
且贊揚之不暇矣胡樊戴二公乃敢構此離間之謀造
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
利令智昏理爲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

恤法典可藐翌日竒勛誰復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
而樂爲之黨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閣部大臣之請
聖主乃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
分之理大哉皇言斯札一出羣疑遂解名分已定今跋
中乃敢云易儲謀逆其蔑視明旨媒孽宮闈抑何慘哉
佛臍何君南子何行卽中主里婦尙且羞稱今跋中詞
意所指直比皇上貴妃是敢於無君何一至此哉貴妃
重刻閨範實由皇上所賜承流宣化靡敢僭越今跋中
乃云置太后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竒

禍不止也呂坤刻閏範在於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
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內之災在於
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
云事機值會中宮減膳卽此一事則明出誣罔可知矣
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日歸此一
日歸彼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爲誰弁髦其王扇搖國
是莫此爲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爲不道之甚呂雖至愚
昧諒不敢輕爲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
廷咸覩見者縮舌由此言之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

者則坤之罪固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土衡之手陽
爲陷坤陰害貴妃君父之前敢爲說謊何傾險之若是
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仇之恥皆值
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
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
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悚動人心眩惑主聽是誠
何心哉且主上乾綱獨斷鼎命時隆爲人臣子者祝頌
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閻執命宋奸弄權以促國短
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期皇上以

何等壽也殷謗詛咒幸禍樂災天理人倫刻滅盡矣國
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
冤不能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爲一冊名曰辨冤續
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自洞然矣萬曆戊
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
古聖帝明王咸慎重之子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
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
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

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
乾綱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益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
兢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
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治家宜治
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爲民法者
近得呂氏坤閨範一書是書也前列四書五經旁及諸
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

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也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序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辭約真閨壺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誠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閩範圍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

閩鑑圖說跋

標名憂危竝議

東吉得閩鑑圖說讀之嘆曰呂先

生爲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鯁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

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
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
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
朝女誡女訓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
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
較及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
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由貴人進位中宮曰呂
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
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

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鑑四
匹彩幣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
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
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
肝義膽况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諸或曰國
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
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
明奏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
自招何苦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

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非凡庸卑鄙者能爲况事尚未定策國元勛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

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勛夫唐闔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

府大與縣民謹奏爲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
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蒙聖恩忝
居戚末曩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
皇上天恩不卽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爲民臣自今以往
之年皆皇土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
願我皇上亟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
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爲人倫之至哉臣
今戴罪六年於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
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毓

冠婚宜舉卽此亟行尙以爲晚矣臣近聞閣部大臣暨
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故人心疑惑
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參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閹
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死夫閹範圖說
乃皇貴妃頌自內府仰承聖母徽音之懿上體皇上刑
于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
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爲呂坤者哉第機雖微露語
尙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
憂危竝議一書內云閹範圖說跋暗投士大夫傳播中

外言雖譏坤語實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
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倫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
後日之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
盡闡姑指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聖主當陽宮禁
嚴肅誰敢私交耶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鏹四匹彩幣
此賢如敬賢之禮且曰十日所視夫十日則非一人所
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之餽者爲誰
受者爲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爲是不然則是宮禁
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養蒙

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
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
奇勛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人鄉貫
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歆
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
現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
其大畧耳其間穢語詈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
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
鑒電察則士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

謹隨本附進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上爲不慈皇長子爲不孝皇貴妃爲不智嗟嗟是何漫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此夫玉衡特遠臣耳胡爲構此大逆之言意必爲士衡之黨有大奸大權以指使于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器之嫌不敢爲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安得不披瀝血誠以哀鳴於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震位久懸桃夭失候誠爲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雖臣

家革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乞皇上大奮乾斷俯從羣諫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昏之典仍望皇上追問戴士衡樊玉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處分一惟聖裁則宗社衍無疆之慶子孫隆萬億之休讒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萬不得已方敢冒死上千天聽臣不勝戰栗悚懼待罪之至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閱圖說是朕付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詞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廝每以私恨之

仇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
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曩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曩臣初入皇城在先臣陳太
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封一箱甚密其後因御
前查收甚事啟箱視之則收此辨冤續言一冊并姚思
仁所進開採圖說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
礦抽稅內臣張慶勅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
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疏以至先監秉
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

未行密稿等件俱於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
官馬鑑師明苗全及曩臣若愚眼同簡點俱繳進神廟
御前此續言既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謹照原刊擡頭弁
之編首按憂危竝議偶將範字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
識真耳惜呂公坤爲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
厥施豈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衡訾議至此也萬曆
二十九年己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衡姓名實在前列
至熹廟天啟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尙書廕一子入監
讀書

酌中志卷之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二

憂危竝議後紀第二

明宦官劉若愚撰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
 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御覽
 國本攸關續憂危竝議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
 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
 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
 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官有
 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

皇朝通志卷之二
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廢廢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

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

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義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承之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

祖宗來未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御札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何人今現做何官可開奏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

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衛副千戶現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憂危竝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此矩回奏云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竝議後有朱東吉一箇名字彼時也會密訪係是詭名張位爲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日欽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監太監臣陳矩謹題爲奸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危竝議立意叵

測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累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聖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校在於京城內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官密切訪拏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捏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爾宜各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拏還著在京各該緝事衙門又在外各直省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卽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爲誹

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尙被其誣枉何况於爾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爲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豈可硜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卽照舊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捕真正奸逆之人破格敘賞爾可鼓舞衆心必獲無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賡咸爲書上有名各註籍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沈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道

了但恐此事本犯難訪緝拏爾還嚴責官校差役用心密切訪拏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纔得消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著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爾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著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閱萬民萬代增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看了還著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拏

來勿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矩而奏進繳
訖同上一宗俱語祕不得聞遂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
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爾夜會者
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
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
之人卽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於內閣供設
天啟聖聰牌位入則禮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
廟聖意亦頗爲蜚語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調劑
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皦生光矣又一日而

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皦生采矣按皦生光原順天府
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皇親其捏名印造
妖書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
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跋
云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失聲左右
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
風狂客者爲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鏹資金寶明
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
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

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
鄭皇親門下及各巷口以恣詐害時當光廟尙未膺冊
立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革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
生光室內搜得羅文箋內十大說其詞曰皦揚爾忘之
耶爾有大志不獲而乃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汚
而乃規規於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規於小侮
乎爾有大讐不報而乃規規於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
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
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

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乏
乎爾有大才不鬻而乃規規於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
而小者信小矣皦揚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
感拔筆漫書洩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蚤暮卧起視
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戍所赦回改名皦揚
字冤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遊稿此皆皦犯蹤跡可據
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妖書有了人
協理掾張魁受銀三兩求他主的又告人鄭福成先監
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卽燒毀今念

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神廟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公世揚正任協理遂只據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王之楨與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之遂擒嘉慶家人袁鯤單詞鍛煉滿堂人皆可信爲實也先監矩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詭隨結局之楨疏奏要著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有聽記密以上奏今衛裏欲增添聽記將奏誰耶奉旨不允之楨又密懇四明沈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

證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爾老爺我內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倘久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爾老爺如要堅執如此結局可具揭奏知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纔不落不是一切干係勞爾老爺擔擔罷李語乃塞之楨心方已益之楨欲借暇生光牽扯多人主使爲一網打盡之計也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有與丕揚相厚近侍賈忠貞時在文書房捧硯該班遂密透信於康著速尋件聳動聖心的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

參僧人達觀將觀書札中拈有可罪句字捏砌入告疑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衣衛頻遭笞拷於十二月初五日參送刑部獄作聞柝偈書獄壁云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柝卻沉豐蔀更冷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卻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至十七日索薑湯漱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久先繫獄為經理其身後事詳載紫柏語錄序實無辜瘐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讐妖書意思與

妖詩岸遊稿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書內有侯之門仁義存句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欄後有年月妖書果無邊欄有年月一皦其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為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關字問是何關字

酉中志卷之二
云關老爺關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一句此一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
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托病不
出卧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本燒炕及妾入
房滿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過
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承惠銀一錢
四分顯係窮賊所爲一本犯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
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著諭旨以招出
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箇也不饒本犯妻妾

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
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
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爾
爲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裏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
衙門又問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緝紳一覽隨意寫上
先監矩亦將此封奏焉蓋讞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
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時
纍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
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邊欄但後有年無月日而

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詭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工也怪石軒集曾係承惠所刻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曠其篇與弟曠生采已瘕死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實爲至寃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寃僧達觀已瘕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戶劉柏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楊於世者因持冢宰李戴書及

劄付往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擊奏幾累及其兄勲爵楊於楷也此時讐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曰微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妖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說逆犯曠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并刻字匠對証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參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罪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曠生光暫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

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
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數日刑
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尙書具官蕭大亨等謹題
爲欽奉聖旨事云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圖詐陷之
私敢爲誣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
溷淆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
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
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
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求加等查律條惟有

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爲皇上
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輕既所不敢而爲皇上伸天討
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
之外臣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
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聖
旨這逆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
卿等便奏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
爲奉旨覆奏事云臣等看得皦生光妖書之逆情甚
確卽重擬原不爲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

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爲輕重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曠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會官處決仍梟示於人烟湊處所有奏摺的卽作主使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衛卽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曠臣若愚曰續憂危竝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次者曠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來京絕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曾供有內官手持黃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踝甫用力而夾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釋之當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臣民何等驚慌先監受知聖主一拳拏定矢以公正明

允爲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憲數卷不時進覽而
瞰犯前罪况復鑿鑿可據其妖詩筆跡刻字匠及本犯
之妻妾子女眾證各已明確然先監矩尙兢兢引荷花
兒事爲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
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戍邊陲崔德爲指揮王一
鵬蔣臣等爲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
廟如數頒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一千二百
二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等亦各予廕
敘東廠底簿并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光廟慰安天

語或實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語世不
多見曩臣目擊最真竊念憂危竝議固鄭戚畹旣已刊
行散布則此續憂危竝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俾天下
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之持
平鎮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訛傳可息於是
抄記成冊萬厯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又遭墩鎖十載
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心良苦已更有別
聞亦間附於後俾持論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
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或

西華志卷之二
云四明藉此挑激聖怒瓜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諡及楚邸假王之事基之華亭唐文恪公文獻公極力於四明處爲江夏解冤又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時卽於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入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實錄亦載之刑部翁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腦瓜之直承皆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喪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財

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與某某通奸殺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遷至時南都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翁益不疑臨刑時觀者雲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辭時荷花兒已刑畢故翁與曹郎徐質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如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劊割可也不然我必爲厲鬼殺爾不聽竟劊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

成門外麪鋪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腦瓜也耳談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又會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裕者在坐皦犯既頻經夾拶不能動擡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皦犯舉首乞憐曰實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皦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者事佛素謹於中府會審向眾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是皦生光作的先監等唯唯竊哂後神廟聞之亦大笑焉皦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

得病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皦生光今昏迷中每見生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經都中皆曰妖書非皦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卽托病不出及皦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然忽忽倦怠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烏銃議車陣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荷花兒之獄尙

酌中志卷之二
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曩臣之
冤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者亦有得請於帝者
魏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此心此理古
今同符總之曩臣幻視軀殼平視冤親了無些應驗是
在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因應如
此彼執讞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酌中志卷之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第三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於迎禧宮九月十
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敬奉
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禮至十月十
五日冊立光廟為東宮封皇三子為福王皇五子為瑞
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實允首輔沈相公一
貫之揭請始施行也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皇
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

西中志卷之三
一
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曠生光
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
實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
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
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於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
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卽轉奏慈聖皇太后闔宮懽怵
柴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此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
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
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

氏出不亦宜乎故曰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卽孝和皇后
也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攷皇明典禮更之
曰才人實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
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
熹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娘娘進封爲皇貴妃卽孝
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公主八位今存
三位懿妃傅娘娘生皇五妹封寧德公主駙馬劉有福
所尙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馬齊贊元所尙者也
康妃李娘娘生皇八妹封樂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尙

者也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能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初犯寧遠卽日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撤歸山海守關先帝曰此砲如撒人心必搖及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值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間有違忤卽怒罵咒恨形於顏色來宗道在禮部時諛崔呈秀封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先帝艷然作色親用硃筆圈此四字卽逆賢亦不能爲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

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徧舉其尋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卽宋太監晉辦膳處長可數寸鱗爪畢具碧光耀日時晉加綿絮裝入盒中奏知先帝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辰時王恭廠之變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先隕乾清宮大殿皇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窓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內

酉陽志卷之三
官二人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娘於
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於是日受驚後
遂薨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各有傷損
六月初五之夜三更又地震幾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
之靈邱縣震更甚地裂湧出水甚多其色黑先帝左顧
生白毛有一年少暖殿孟兆祥者誤拔去先帝甚恚欲
重責處賴逆賢竭力解救始免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
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
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搜括出許多自王體

乾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匹或
二匹做貼裏御前穿以禳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
不時喧傳云聖駕萬安矣樞臣霍維華聞之遂贊逆賢
畫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
遂著管家王朝用照維華原樣用金造鍋甌付御藥房
提督王守安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等唯
唯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
者即頒賜王體乾等分飲之雖疊臣之賤亦得於永貞
直房屢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

西中志卷之三
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甌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甌底安篋篋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周圍用淘淨粳米或糯米老米小米旋添入甌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封固完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內水熱卽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取出溫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嘗一些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汪

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日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益罔效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卽於乾清宮門問安之際舒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蔭與袁崇煥隨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捲土重來報復之計凡從來阻害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官保倡修三案自認爲有膽有識不知瞞得誰過作何遮掩也先是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鵝鸛其聲如鼻頻來殿上嗚呼形不甚具聲咯咯然亦不甚遠聞之者爲之魂飛毛豎慄慄懼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

酌中志卷之三
伏法之禳祥也

酌中志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四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明宦官劉若愚撰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嬰年失恃奉神廟聖旨托付西李老娘娘即光廟彌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聖旨改托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娘即曾封莊妃者看視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勤勤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後即行朝母如定省禮進退周旋寒暑罔間天啟二年九月內冊封信王進封聖母劉老娘娘為光廟賢妃時皇八妹位下

有一近侍當西李老娘娘看視先帝今上時曾並得侍奉天啟中年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申懿王墳乎跪啟曰有生母劉老娘娘葬此墳附近之處爾曉得否跪啟曰知之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辦香燭祭品潛往祭奠仍諄諭再四曰爾可祝告明白著就如我親去恭祭一般及祭回覆命時睿顏戚戚孺慕眵篤淚痕盈聖目也是時朱邸不乏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往而暗托此近侍者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被逆賢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耳當莊妃老娘娘薨

逝今上哀痛如禮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聖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及天啟七年八月內入繼大統卽首傳聖母劉老娘娘徽號遷祔之諭改葬於光廟慶陵先是天啟七年修建元宮時計安安梓宮寶座合容安光廟老俞孝元郭老娘娘孝和王老娘娘三位梓宮也彼時內宮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議於合造尺寸之外仍暗將寶座增潤若干尺至七年十二月內聖母孝純劉老娘娘遷入共安安梓宮四位尺寸恰好時護送聖靈內外諸臣劉鎮郭志義李志錡等親入恭闕無不贊嘆不然

時日所限天寒晷短既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
厝將奈之何夫此豈人力也哉我聖主聖孝格天故莫
之爲而爲能預相默感有如此也聖心樂讀書十餘齡
卽好靜坐頤養玉體一夕夢烏龍蟠殿柱曾向莊妃李
老娘娘言甚殊異焉一日偶遊於本宮花園園有兩井
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器偶於初井得金魚一尾頗悅
卽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裏如何器甫下卽引出亦得
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祕不敢言命將魚俱放
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

大尾暫畜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
狀左右皆驚異以爲魚眨眼亦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
而放焉登極數日後王體乾逆賢等待側問及立枷之
事體乾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蹙
然不悅曰雖如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叩頭
呼萬歲以退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
臣讀書有慚者今上厲聲呵責曰讀書是好事倒害羞
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今上寫做進字時凡紙有餘而
影本或小者必挪移而填滿之不忍將空紙裁去覽漢

末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
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卽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
小補等書自搜查之聖性天縱英斷節省發於自然者
如此承奉徐應元每尙逆焰屢恣肆不謹今上久優容
之或改顏假借之纖毫圭角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
如此天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
清宮將暖閣內舊設玩好器具盡行屏撤中外臣庶無
不仰頌堯舜咸拭目以觀太平也十月二十六日退逆
賢十二月初二日發應元湖廣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

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實逆賢所靠爲親信接
手後勁人也近開俎於鳳陽人咸快之逆賢篤好花木
夏則茉莉梔子花簪戴滿頭冬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
堂今上在藩邸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蔬之類爲獻其
所差官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貴近者
也雖以厚賞酬其來然聖心儉素不尙此勉以霽色俯
納耳凡賢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洞鑿也

酌中志卷之四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登極十齡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
 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相公
 居正內外同心翌戴冲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
 陵在外之相業聖母聖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
 也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
 神廟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以文蒙養之績在馮為多司
 禮監所刻啟蒙集四書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說等書

西華志卷之五
至今見之者每爲咨嗟嘆息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
歌投壺有儒者風神廟會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
鹽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日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
字扁聯之類卽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
識之所造琴頗多世人咸寶愛之萬曆四年五月內勅
同法司大熱審平反甚多一日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
一內官頭髮斫下又杖二內官幾斃慈聖老娘娘知之
翌晨易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特召閣部大臣謁告太
廟將廢神廟立潞王且先令喧傳於宮中神廟恐懼滋

甚跪泣久之始解遂將客用孫海斥逐孫得秀溫祥周
海皆私家閑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自江陵不奔
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係張宏名下又侍
神廟於潛邸久遂乘便密爲神廟畫計害馮宏於鯨爲
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司禮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著
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間從與神廟傳旨著馮保私
宅間住云神廟猶豫尙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
管鯨曰既有旨馮某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
南京孝陵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遂藉沒馮保張大受

楊舟徐爵等產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佑姪馮邦寧等於獄此萬曆十一年正月事也後佑與邦寧皆瘐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塋於留都皇廠林木森鬱巍峩佳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先帝卽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馮名下也擬奏請卹典改遷未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號容齋廣東人所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神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貨蠱

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神廟頗悼惜之宏墓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眷注之隆居官之美具在墓碑宏恆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儵然長逝蓋於學問有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入爲宏名下剛介寡學馳心聲勢神廟倚毗之後掌東廠兼內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其用事之司房邢尙智招權納賄耽於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鯨萬曆庚寅元旦召輔臣申相國時行等入毓德宮神廟出大理寺評雒於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之賴輔臣救於仁得削

籍仍出李沂疏諭鯨跪聽輔臣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出復召入時皇長子九齡矣皇三子五齡矣咸宣來令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漸衰後退廢林下尙智擬戍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之痛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葬於香山永安寺側鯨弟書紳廕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通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家常雲者鯨名下也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誠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爲人鯁直不阿好看書每據

古事規諫或暗地譏罵無所忌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其後營中夫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曾與謀自此內執事多有譖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五老名勲者私與戚臣武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玉王忠頗恃寵恣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立斥退誠著田義掌司禮監印孫暹總督東廠該孫暹等題爲欽奉聖旨事奏聖旨是逆犯張誠張楨及各弟姪張勲等張紹寧等霍文炳等及弟姪霍文燦等各犯并王王錢恩李承德李輔耿進馬義王用馬彰蕭玉王忠段

西華志卷之五
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欽金忠本犯原有莊房
田地俱著該撫按官即便查明都籍沒入官不許隱漏
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將誠降發南海子
淨軍看守牆鋪逮家人張勳霍文炳等內官張楨錢恩
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田產各籍沒入官
後復戮張勳蕭玉王忠於市而喬進等至泰昌元年秋
始釋惟張楨於三十四年先監矩奉勅大審同曹御史
學程奏請未允三十五年夏大雨獄牆壞楨等數人咸
頽死先帝東宮紀事高公時明伴讀沈公蔭皆誠名下

及二人以從龍勞陞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論祭爲
身後榮焉沒誠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繼誠掌印者田
太監義掌東廠者孫暹也義陝西西安府人嘉靖二十
一年選入由文書房陞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
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
後凡典禮政務與先監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
樸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兩宮
灾其夏偶與先監深夜坐語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
乃攜兩奏稿往見田看畢稱好即署名同密諫神廟其

一疏畧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者多以致部院屢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蔽不行進奏伏乞萬歲爺簡覽批云其二疏畧云臣義等竊見御前執事官人內官或干聖怒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虛日益以聖旨欽傳卽以本日動刑而用刑者因懼罪及於已輒加數多酷責而押解者復懼連累日夜嚴加鑿鎖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宜有哉且如近日因尋訪楊山女一事但兩官回祿咸

稱不知熾火煨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幾命矣凡宮人病死者卽連累內官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尙然可憫况又波及無辜生命乎令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冲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上奏則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偷生直犬馬之不如也伏望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神廟嘉納之田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廣交縉紳凡田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疑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葬西山碧雲寺暹

西口元卷之五
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繼暹掌東廠矣
田至乙巳八月卒塋磨石口繼田掌印者亦先監矩也
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
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東廠者魏伸也成於嘉靖三
十二年選入由秉筆掌印性豪俠樂施與喜狗馬謳歌
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啗不甚好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
申三月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多中己酉之
正月壬辰訛言口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女避難者踐踏
塞路城門爲之晝閉神廟亟召問策成徐對曰無事萬

歲命寬懷如真有口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後
始知果薊帥王國棟夷兵夜過昌平擅拆民籬落燃火
禦寒而火光燭天遙見夷粧遂驚爲口至也其掌班侯
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救解爲多成卒
於庚戌秋塋於迎祥寺後而掌東廠之魏伸繼之秉筆
李浚掌東廠矣仲碌碌苛謹廠體從此漸隳伸卒年餘
神廟慎印缺難其人久不補而後以督廠代攝印務終
浚之身未掌印也辛亥冬浚卒特命乾清官管事常雲
獨力辦膳神廟陞正陽門提督李恩文書房盧受爲秉

西中志卷之五
筆次年春以恩掌司禮監印以受掌東廠至癸丑秋受
接常雲亦獨力辦膳終事神廟也萬曆乙卯閏八月神
廟重慶萬壽聖節時西山楊家頂觀音菴僧處牡丹忽
開一朶管花內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為寺中功德將
所開牡丹移進御前神廟甚嘉悅為瑞焉受魏伸皆嘉
靖四十一年選入李浚與恩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
先監為同年恩能書為人坦率令之秉筆會復起掌印
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監鳳翔南京守備李太
監秀華又皆宋名下也不數年恩卒盧受自此以掌東

廠兼司禮監印卽率意妄奏若籍王體乾產可百餘萬
足備京城河上河工之用後不能實其言遂借影匿為
題逮體乾名下李晉田王劉文忠趙本政等於東廠並
沒晉等產凡親屬牽連者可數百家都中為之不寧承
芳既不稱任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逮刑部獄晉等尋自
東廠送刑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參送內犯董貴常
國安徐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路文顯等
計二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厚木板將所
住房上下四旁徧壁廂之房門院門皆換以堅厚者怖

西中元外之五
怯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覆擬絞遂吃素叩佛書寫佛經
復虔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斗至辛巳春遇赦蒙
內閣范相公復粹釋承芳罪御筆特改承芳外衛軍晉
等亦充外衛軍初萬曆庚申秋神廟賓天光廟念典璽
局郎鄒義潛邸勞久陞秉筆掌東廠兼尙膳監印其年
冬義辭任閑住先帝以沈蔭掌東廠今會秉筆張邦詔
郝隱儒乾清官管事劉時登皆義名下也天啟二年夏
蔭爲逆賢退斥閑住宋晉掌東廠三年冬宋私宅閑住
逆賢掌東廠盧受以天啟元年五月辭官逆賢矯先帝

旨發鳳陽淮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體乾自元年五
月至崇禎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用監印尙膳
監印逆賢退後所遺東廠亦體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
廟時秉筆邢銳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冉登等若干人
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帝時秉
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李晉吳進
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燹等若干人亦皆
典禮大內臣顧不能遍載也

典獄大內且...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五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熱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即特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曰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明照覆盆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鍛煉期於悔罪自新斯不負祖宗以來欽卹之至意也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太監賜五年大審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概時重犯中有兄與人鬪毆其弟幫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黃

西川志卷之六
一
太監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
尙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該在矜疑之列二
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載沐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
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繫中外憐之萬厯
三十四年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
文署刑部事於是先會同總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
監曰茲者伏遇聖明舉五年欽卹之典而臺下奉命出
讞雖係先朝令甲實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詔赦之未
釋者而并蘇於熱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者

而得行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錄囹圄有福堂
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哀鳴望援而生等叨列法司
職在昭雪於臺下實有非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
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燭覆盆甚感甚感夫入井
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
下仰體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人有宥
一人而千萬人感泣生等敢爲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
慝批鱗不識忌諱囚繫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待以
不死彼日夕焚香頂戴銜恩無極第其有近百瞽母倚

西口志卷之六
二
間堪憐母既強視息以願見子之還子亦忍須臾以思
與母訣駐蹕為伍桎梏為親已微喘之奄奄迫夜臺之
寂寂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狐兔之悲可知臺下地
切紫宸春先幽谷豈靳夕奏解此南冠況朝鮮之役釋
放逮繫在詔旨燦如日星而欽卹之典徧及纍囚於言
官豈靳雨露乎生等特借重臺下會疏叩闈萬代瞻仰
在此一舉至於遵肆赦而請釋者既未奉有明綸則從
熱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往例不然朝廷詔令為虛文
而法司壅闕負重譴矣故於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

皆灼見其有可生之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夫若以一
二情罪已確應與眾共棄者俱據實奏聞以祈酌議無
非共襄公平之典而逆知臺下之虛懷涵納者也仰希
鑒照不勝延佇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勅審錄至
初十日方審至曹御史徐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會
有奏帖內稱臣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理寺會同
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照例升堂入座會審至廣
東司有斬犯罪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為
東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過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

西戶部卷之六
三
藉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在監晝夜憂思患疾沈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一見忠孝兩失雖死於九原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轉奏聖明赦宥得生實全母子二命世世子孫感戴天恩臣向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激聒聖上况是欽定人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怎麼說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曹學程愚戇言官不識忌諱罪實自取雖係欽犯不敢輕爲擬議但東事仰仗天威久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劓已深又有九十餘歲垂死

老母今遇欽卹大恩我每職掌所關正當仰體聖仁大德好生况覩本犯皮肉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囹圄望恩無日若不具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欽使大人轉達天聽有科臣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欽犯不敢輕議聖度如天定無留滯况今宮闈疊慶千載奇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九十朝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衆所共見幸遇欽卹之時正當仰體聖明好生德意合詞上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擬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批

西中志卷之六
四
語會議批奏請二字臣謹奏知是時神廟在宥有年侍
聖母慈聖老娘娘於慈寧宮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
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萬壽
聖節躬詣聖母朝謁言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註
誤之臣神廟聖性至孝卽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
御史釋放內犯張楨則未允也又光廟於三十三年十
一月十四日誕生熹廟正值慈聖老娘娘壽齡六表喜
育元孫三十四年春神廟加上聖母徽號恭熹二字詔
赦天下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進封皇貴妃是以日

宮闈疊慶也先監於曹御史一案在神廟御前造膝口
奏語多祕不得聞實暗有贊解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
溫厚詳婉不以未同爲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慈祥
藹惻真可感動天心義服中外於以見當時納約自牖
之義焉官府同中之雅焉至今讀之者宛在心目詩曰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神廟自萬曆甲辰年之
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真亦有所感而云然耶抑遵聖
母慈訓之一證也猗歟盛哉先監侍神廟左右此平反

一事并妖書一獄總非他人所能望其後塵者曩臣敬叙梗概以恭識仰止之思於萬一云

酌中志卷之六終

南海譚瑩枝

酌中志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冬選入派秉筆高太監忠名下任司禮監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時已任典簿後陞監官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軍廷堂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牆先監奉勅押發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實詩一卷沿途廉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郭明龍正域李九我

西口志卷之七
廷機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絕不通往來後於市書中
得黃離草每披讀玩賞曰真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
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
心兢慎如此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
先監憂恤之甚形於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即曾與田
太監義力諫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
跌坐深念忽被召至暖閣語頗久祕不得聞及出喜動
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套盛疏發下其
旨則神廟御筆所書行草按舊制凡有御札即片紙隻

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如
此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楊榮神廟震怒欲詳核激變狀
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註籍惟歸德沈相公
入閣即具柬達先監先監即本其意密奏曰奉使內臣
固仰遵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有不曉事
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緹騎逮問誠恐往返路遠耳
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結局遐荒幸甚神廟嘉
納焉福建內官高宗進到所獲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
擬票著內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著

內庫收恐看得聖朝希罕異物也今此旨宜日著贓罰
庫查收其慎重國體天言如此鎮撫司刑部所監註誤
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爲念多
方曲存培養聖德遇事卽諫草多不存是以潛移默化
外廷不盡知也榮昌公主者神廟之嫡長女光廟之姊
也會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歸里神廟怒甚特
召先監至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先監奏曰此閨壺小
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不便遂擬諭閣臣以爲覽東廠
事件某不知緣故出某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

及召春元回罰於國子監演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
力又不止調護士大夫已也萬曆中年凡正月燈市節
司禮監掌印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
御前一日先監偶購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
有楷書金字寶積經鬼子母失子緣由一百六名人題
跋甚多元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
強求西方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爲自然勝勉強以之覺
世抑以見佛道之深不獨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人心
好善皆賴之

云

云

其畫也黯淡朽素之中神彩煥發世

尊之慈容可掬鬼子母之悲煩可憫鉢內之兒以手據地兩目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羣魔怪之宛狼獾惡睂目如生種種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所能贗爲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官人也遂將大學衍義補一部同此手卷著人託王伴讀安轉送東宮說陳矩頂上千歲爺乞睿覽此書暇時并覽此卷蓋於進奉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云先監極愛左國史漢字學諸書周程張朱諸集菲衣食淡滋味貌雖不甚魁梧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

雙眸如電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咤異曰此子功名異日不在我下而令名過之萬曆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墓地於香山慈感菴側建一石塔於塚上曰太極鎮山塔豎一石坊於墓道前曰勅葬中使神道六字有石門顏其上曰還一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神廟極爲悼惜准從仁德門寶寧門由廊下家出元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從北上東門西門乾明門西安門出至簿子衚衕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

西中志卷之七
葬法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賜諭祭九壇祠額
日清忠更給護勅備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臨弔
送葬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唐晉江李相
公廷機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棺前祭奠其文有云
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神廟推恩特將
掌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局印管文書官馬
鑑師明苗全俱陞暖殿近侍光廟登極復陞常雲隨堂
予告先帝陞鑑乾清宮管事先監自秉筆外廷皆不識
爲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回天仁

能覆物知不知皆感服也語具憂危竝議後紀中及丙
午秋七月大審至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
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俞允焉具大審平反語中自
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每暇卽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
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刊先監
卒後數年始完惜督刻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
錯至今沿習未正良可痛也先監最愛周禮恆向左右
日文中子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
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含玉問云何義講官

對曰人臣卒給舍玉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俱要
名不朽何用骨爲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
說考註訓雋照向句解次序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
而志竟未遂也先監又篤好易萬厯年間偶見坊間售
有義經十翼乃慈谿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
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
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
儒費直亂易剖辨無餘蘊且主文王作爻辭之說與周
公無涉先監嘗曰揚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

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
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纍臣被常太監雲
註誤整鎖又先年會聞開雍顧老師說國子監新刻經
史不可不買一部纍臣旣抱罪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
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爻辭之說誠始於唐之
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十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
聖人又三國志高貴鄉公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
前都無周公作爻辭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
辨已明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易作本義奈今繩

於舉業拘於大全誰敢如傅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
十翼也周禮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
止一大學術義補而已哉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臣下
落落無先監之儔也惜哉先監遺像在德勝門裏欽賜
會館祠內至今見者多淚落其德望孚人未艾可知先
監九歲選入萬厯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其同母弟
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爲多廕大金吾陳居
恭萬策第四子也誥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
纍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有

自萬厯辛丑纍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色體
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仰全君
德卽賁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易者性不好飲酒凡飲
稍暇卽鼓琴歌詩或跣趺靜坐自皇華紀實之外有香
山記遊閩中紀述惜未刻也至於聲名貨利了無所好
聚蓄書畫玩好之類嘉靖庚戌之變口薄都城高太監
忠披堅執銳扞禦著勞先監是時二十歲矣目擊心慕
是以有志經濟每留心於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
蠲賑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更留心於邊塞衝險士

馬登耗會審妖書會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歷
塞上極爲敬服萬厯乙巳冬遼東撫鎮議招徠流民爲
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方數
百里棄之於口口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竊嘆已
耳見遼左棄地語中至盧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
朝弼卽今之王朝應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順做買賣
七宗惱恨之書人言嘖嘖章滿公車葢原委根因盧原
不知由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尙可言哉曩臣曾見嘉靖
年間詞臣襲君用御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內載奉使朝

鮮回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可直達
開原城西老未灣開原與廣寧相近聲息可通守邊最
易曩臣十餘歲便隨先將軍宦遼陽萬三年其地理邊
務民情風俗至今尙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脩邊
牆則偵哨獨不可加意乎萑葦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
騎射火器獨不能以正兵爲奇兵而守禦乎五年滅口
雖袁督師一言自誤然而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
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尙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
遼陽哉西而薊門戚帥繼光之餘制盡弛春秋兩班脩

西中志卷之十一
八
築恐不無鹵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
恐山西更甚總之皆厭罷匱處處待哺或不甚懸絕也
回想我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
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強盛唐李翱有言神堯以一
旅取天下今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曩臣幽繫
圍屏席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祇空抱杞人之憂
向誰洒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鑒若愚血誠願於伏
法之後遊魂爲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金鼓無聲而我之
敵愾增壯斯生雖無益於時而志或可酬於冥路卽所

以上報國恩下雪父耻也曩臣非敢於談兵喜事之人
又非敢輕洩省中之語惟念以羊易牛非胡齟何以彰
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達於晉是以臚
列於首不憚疊疊

<p>南海譚瑩校</p>	<p>酌中志卷之七終</p>	<p>南海譚瑩校</p>
--------------	----------------	--------------

